憲章錄

憲章録卷第八

洪武十六年癸亥
至十九年丙寅

十六年春正月己巳朔　戊申白虹貫日　上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情不可深入人罪盖人命至重常存平恕之心猶恐失之况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執之并欲論罪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救之人之至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命魏國公徐達出鎮北平　以文淵閣大學士宋訥爲國子祭酒　以雲

南所屬烏撒烏蒙芒部三府隸四川布政司先是烏撒等部諸蠻復叛傅友德等率兵討之大敗其衆餘黨有潛匿者皆捕而殺之諸蠻相率來降至是悉平以其地近四川故割隸之　命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諭之曰國學爲育才之地公侯之子弟咸在焉雖講授有師然貴游子弟非得威望重臣以涖之則恐怠於務學故特命卿兼涖其事必時加勸勵俾有成就　○二月　上觀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十二篇者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其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爲訓自後女主竊柄有

乖君體骨肉少恩有乖建親諂諛並進有乖求賢忠
諫者忌之讒佞者恱之驕奢縱佚罔知戒懼賞罰政
令不行於天下閹竪小人朋比於國中卒召藩鎮之
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旌表晉州安平縣烈婦張氏張氏國子生翟德妻也
德盜同舍生衣物事覺張氏耻之曰夫者非但仰望
以終吾身將冀其力學成名以顯榮父母也今若此
我何面目見鄉里人乎遂自縊死事聞　上以其素
承父母之教命於其父母家旌之　按君子不賞而
民勸不怒而民威旌烈婦於其父母家一舉而勸懲

咸在盖嚴於鈇鉞矣盜雖不加誅寧不愧死也哉
吳沉等進精誠錄先是　上將享太廟致齋于武英
殿召沉等謂之曰朕閱古聖賢書其垂訓立教大要
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
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
領爾等其以聖賢所言之事以類編輯庶便觀覽至
是書成上覽而善之賜名精誠錄命沉爲之序　命
天下學校歲貢生員　三月　命刑部尚書開濟議
定詐僞律條　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脩短
侍臣皆曰前代祚運之長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漢諫

議大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有天下者咸稱漢高帝及陛下而已以臣觀之漢高除秦苛法雜伯而不純陛下革胡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不事詩書甘心馬上陛下留心聖學親灑宸翰制諭萬方卓然與典謨訓誥相表裏陛下豈漢高所能及哉　上曰此不足論周家自公劉后稷奕世積德文王以服事殷武王遂一戎衣而有天下若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脩厥德則文武之業何能至八百年之久乎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使吾後世子孫皆如成康輔弼之臣皆如周

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愈昌侍臣頓首曰陛下斯言宗社萬年之福也　夏四月　上謂侍臣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盖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偏於所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

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　上覽而惡之曰刑罰禁民爲非使之遠罪非以陷民也汝張密法以罔民無乃用心太刻夫竭澤而漁害及鯤鮞焚林而田禍及

塵齎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此非朕所以望汝也
濟大慚　五月　免應天太平鎭江寧國廣德五郡
稅糧命戶部諭其民曰五郡爲興王之地其民助朕
居多故數免稅以酬其勞敢有侵漁者必置於法
六月　上御謹身殿吳沉等進講周書國則罔有立
政用儉人上曰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
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小人巧於悅上忍於
賊下人君若喜其順適已意任其所爲受害者必多
怨將誰歸譬如犬馬噬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沉曰
小人中懐奸邪而其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上曰察

之亦不易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為者不顧
非義乃牽合附會曰是不可不為知人主不樂為者
不顧有益於天下國家亦牽合附會曰是不必為此
誠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為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秋七月　詔更定冕服之制　八月壬申朔日食
上諭僉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
激濁揚清則風紀之官寔司之今御史及按察司巡
歷郡縣凡官吏賢否政事得失風俗美惡軍民利病
悉宜究心若狥私背公矯直沽名苛察瑣細妄興大
獄遺奸不究見善不舉皆為失職卿等其宣布朕意

令其知之　九月　磨勘司奏增朝官牙牌律詔從
之　命申國公鄧鎮爲征南將軍臨江侯陳鏞濟寧
侯顧敬爲左右副將軍率兵討龍泉等縣山寇時廣
東猺賊作亂江西永新龍泉山民互相扇動結聚徒
黨自稱順天王勢甚猖獗江西都指揮戴宗率兵勦
捕不克至是命鎮等將兵往討之　冬十月　詔授
武定軍民府女知府商勝賜勝朝服及織金羅衣紗
帽金帶　詔頒鄉飲酒禮圖式于天下　十一月
禮部言秦蜀守李冰鑿山堰流以備水旱民始殷富
漢文翁爲蜀守仁愛化民興學教子弟宋張詠爲蜀

守民畏而愛之李冰已載祀典文翁與詠未及奉祀今擬以文翁張詠與李冰同一祠祀卓茂爲密令黃霸爲河南丞皆漢之循吏具載漢史鈞州有霸廟址密縣亦有茂廟址葺而祀之正合祀典陸遜及子抗從子凱世爲吳郡人當三國時文武兼資爲吳將相以勞定國松江舊祠址尚存宜令有司葺祠致祭四川隆川土神西休侯李龍遷臣事於梁築城保障川蜀邦人祀之雨暘疾疫祈禱必應唐狄仁傑諫立廬陵王復唐社稷嘗謫爲彭澤令彭澤舊有祠宇理宜褒祀謝夷甫肅宗時爲京畿令孟湜抑兵過境縱掠

百姓吏甫捕而斬之李輔國請之於朝流建州卒塟于甌寧後見夢于帝立廟賜名靈通封武英侯元江州路總管李黼與其姪秉昭臨難死節廟食于九江義兵萬戶李宗可從余闕守安慶城陷闕死宗可自刎余闕既立祠安慶宜以李宗可配享皆從之命著之祀典　十二月　刑部尚書開濟等有罪誅濟洛陽人初爲國子助教與丞相胡惟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御史大夫安然薦其才召拜刑部尚書　上以濟有才信用之濟由是自負好以法中傷人擅移文督責諸司若中書省所爲者又爲榜戒其僚屬曰

尚書到任以事之遲錯皆寬大容忍復爾則罪不爾
貸奏請揭于文華殿以示于衆　上曰爾告戒僚屬
之言欲張之殿廷豈人臣禮耶濟慚謝未幾又立簿
曰寅戌之書以限僚屬出入上聞切責曰聞之古人
以卯酉爲常道今使趨事赴工者朝自寅暮盡戌奉
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耶濟不聽獄囚有禁死者濟
亦不問嘗受一囚賂以獄中死囚代而脫之爲獄官
所發　上詔濟諭之歸部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
徵械獄官於獄扼其吭而殺之上怒乃下濟獄併執
王希哲等詔廷臣訊之濟具服於是并希哲等誅之

濟陰毒彼險外事諛悦嘗朝罷　上召與論政事濟畧無建明但稱曰真聖人真聖人故上又深惡其諂佞云　武英殿大學士吳伯宗以薦舉失人降爲檢討尋卒

十七年春正月巳亥朔　信國公湯和巡視海道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諸城　以孔子五十七代孫訥襲封衍聖公　旌表山陰縣民徐允讓及其妻潘氏孝節元末兵亂允讓與潘氏奉其父安避兵山谷間遇寇斫安頸流血允讓抱安大呼曰汝寧殺我勿殺吾父寇即捨安殺允讓將辱潘潘紿曰我夫死

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則無憾也冠以爲然縱潘聚
薪焚其夫火方熾潘即投火中死冠驚嘆而去安得
不死至是有司以聞　上以允讓能捐生以救父死
潘氏能全節以盡婦道詔旌其門　二月　更定都
察院官以詹徽爲左都御史　以翰林侍講學士李
翀爲浙江右布政　三月　大赦　命禮部頒行科
舉成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
會試舉人不拘額數從實充貢　征南將軍傅友德
藍玉等自雲南班師至京入見　上慰勞之　詔改
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公署于太平門外勅曰肇建

法司於玄武之左鍾山之陰名其所曰貫城貫法天

之貫索也是星七宿如貫珠環而成象乃天牢也若

中虛而無凡星於內則刑官無邪私政平訟理獄無

囚人若凡星出貫內者刑官非人若中有星而明者

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司已法天道建置爾諸職司各

勵乃心愼乃事法天道而行之如貫之中虛庶不負

朕肇建法司之意也爾其敬哉　夏四月　上謂侍

臣曰朕觀大學衍義甚有益於治道每披閱便有警

省故令儒臣日與太子諸王講說使鑑古驗今窮其

得失大抵其書先經後史要領分明使人觀之易悟

眞有國之龜鑑也　論平雲南功進封穎川侯傅友德爲穎國公其藍玉仇成王弼等先已封侯當爵及子孫其餘將校遞陞有差　上謂諫議大夫唐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齊故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誇訣謗言近於忠訣言近於愛惟不惑於謗言則聽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於訣言則智日明而佞人自絕矣鐸對曰聽言之難從古爲然惟不爲所眩惑則讒自遠陛下聖諭深得其情　上曰朕日總萬幾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由以知故廣開言路以來衆言有善者則奬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之罪

延譏佞面諛者決不可容也　禮部言開封府鈞州張宗魯四歲失明二十遭亂負母路氏逃難其妻扶掖以行歲饑宗魯賣卜以爲養日給不足則妻採野菜以繼之天下既定宗魯奉母還故鄉竭力供養母卒仍求其前母曹氏沈氏吳氏三人遺骸合塟父墓上曰宗魯以瞽子而孝行如此命表其門　五月高麗遣其臣崔清貢馬二千疋至遼東訴言金非其地所產願以馬代其餘皆如約　上許之　六月上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

於樂而不違於禮非所以振綱紀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然後治化醇一或者曰有禮樂不可無政刑朕觀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爲治耳苟爲治徒務刑政而遺禮樂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美在下者雖存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藥石卿等於政事之間宜加此意毋徒以禮樂爲虛文也　命禮部製大成樂器以頒天下儒學　秋七月　勑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來往　上謂侍臣曰爲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

鑒前代人君不悟於此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
靜夤緣爲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爲害非細故也
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
漢唐之事深可歎也夫仁者治於未亂智者見於未
形朕爲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建朝天宫其地即吳
冶城晉西州故址南宋時始置總明觀唐建紫極宫
宋眞宗大中祥符間改祥符宫尋改天慶觀元元眞
時改玄妙觀文宗時又改永壽宫至是重建賜名朝
天宫設道錄司于内　上御東閣翰林待詔朱善等
侍上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公以天下

之智識爲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好言人過君子則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虚心以應之多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等皆悚聽　皮作爲大使許士哲言治道之急者十有四其目曰明賞罰以清官吏問疾苦以安生民均賦役以甦民力嚴銓選以擇賢才揀精卒以杜妄費興武舉以羅英才崇節義以厚風俗明禮樂以教萬民立平準以利商賈罷常平以惠農民用直臣以任彈糾開言路以通民情滅亡胡之餘燼以絶後禍監前代之興亡以

壽國脈伏願陛下以此數者時時省察乾乾惕厲慎終如始則天下治安爲萬世子孫無窮之福矣 上善其言 八月 以通經儒士陳玄爲右僉都御史林文爲司經局試正字 以儒士汪仲魯爲左司直郎 九月 以河南懷慶府通判戴莊湖廣都司副斷事高翼陜西靜寧州判官元善俱爲右僉都御史東昌府儒學教授馮黻爲左贊善皆以秩滿考績課最故超擢之 處士陳遇卒遇字中行金陵人御史秦元之薦于 上召語大悅遂日侍帷幄多所獻納車駕幸其第者再命之官輒辭既而命爲翰林學士

者再又固辭尋命爲禮部侍郎進禮部尚書旨固辭
淨澹恬退始終一致宸翰時加存問眷待之厚隆於
勳戚　冬十月　上以河南河決北平旱災勅駙馬
都尉李祺等往賑之　閏十月　欽天監博士元統
言曆日之法其來尚矣蓋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
隨時脩改以合天道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
授時之數況授時曆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今洪
武甲子積一百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
歲差一分五十抄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
合脩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大統曆元而七

政之源有遲疾逆順伏見不齊其理深奧實難推演
開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
若得此人推演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
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
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
違也書奏　上是其言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
十一月　上御東閣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難受
明君受之爲無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聽之尤
易入朕觀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辭氣象雍容垂訓
萬世此誠可法後世以諂諛相歡如陳後主江總輩

汚穢簡策貽譏千古此誠可戒賛善董倫對曰誠如
聖諭惟明主則能愼擇之　上曰責難不入於昏君
諂諛難動於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
患得患失則無所不至矣　以孔子五十六世孫希
文爲曲阜世職知縣　上謂禮部臣曰近命遼東立
學校或言邊境不必建學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
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
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
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
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況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

聞禮教恐漸移其性令使之誦詩書習禮儀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十二月　以翰林院待詔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　左都御史詹徽奏太平府民有毆傷孕婦至死者律當絞其子乞代父受刑奏請裁決詔大理寺卿鄒俊議曰子代父死情固可矜然死婦繫二人之命冤昬由伸犯人當二死之條律何由貸與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無辜之男詔從其議

十八年春正月癸亥朔　吏部言天下布按二司及府州縣朝覲官凡四千一百一十七人考其政績詔

稱職者陞平常者復其職不稱職者降貪汚者送法司罪之闒葺者免爲民　以儒士劉三吾爲左春坊左贊善三吾名昆孫以字行茶陵人三吾少習舉業元季避兵廣西行省授靖江路教授遷儒學副提舉王師克廣西乃歸茶陵至是通政使茹瑺薦之三吾雖老而應對詳敏博覽善記侍承顧問多稱旨　上甚重之遂有是擢尋陞翰林學士　高麗遣使進馬五千匹金五百斤銀五萬兩布五萬疋賜其使金庚等八十七人鈔三百八十二錠　命江夏侯周德興等往河南招集故元將校　二月　上以當春

陰晦不解聞雷雹雨雪乃諭中外百司下至編民卒
伍凡軍民利病政事得失苟有所見皆得盡言無諱
國子祭酒宋訥獻守邊策曰今海内既安蠻夷奉貢
惟沙漠胡虜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爲患
若欲窮追又恐勞師萬里餽運艱難陛下欲爲萬世
之計要不過謹備邊之策耳備邊在乎足兵足兵在
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本始中匈奴帥十餘萬
騎南寇趙充國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
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
時之籌畫區分槩可想見我朝諸將中勇智謀畧豈

無如充國者哉陛下宜選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
爲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布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望
首尾相應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
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
上嘉納之　己未魏國公徐達卒達鳳陽人家世農
業年二十二從　上起兵濠梁上一見奇之遂位諸
將上託爲股肱心膂戮力行陣四征羣醜驅逐胡元
重開華夏方其在軍中日延禮儒士說古兵法及將
帥行事親折其是非成敗莫不心服至料敵制勝與
漢唐名將等而忠義仁厚過之故能輔成帝業爲開

國功臣第一　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張
顯等四百七十二人進士是科練子寧對策極言今
日朝廷用人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而遽進之
以小過而遽戮之因歷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
言甚剴切不顧忌諱　上嘉之擢第二又得黃子澄
上與侍臣論漢之諸帝侍臣有言明帝亦聰明之主
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爲明而以兼聽爲明通於人情
察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於細故則未免
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　上以諸
進士未更事俾觀政諸司各照出身次第資格月給

俸米其在翰林承勑監等近侍衙門者取庶常吉士之義稱為庶吉士其在六部諸司者仍稱進士 遣使諭靖寧侯葉昇等曰邇者上天垂象沿邊城池宜加慎守凡外寇入境但當保障清野靜以待之俟其怠歸急擊勿失不宜輕出境外蹈其不測也 以翰林院待詔朱善為文淵閣大學士 夏四月 吏部尚書余熂以罪誅時國子祭酒宋訥以嚴為衆所嫉助教金文徵與熂同鄉謀逐之吏部移文令訥致仕訥陛辭 上驚問故遂鞫得實以熂專擅威柄并文徵等誅之 柳州馬平縣主簿孔性善言溪洞猺獞

恃險竊發殺掠吏民及官軍討捕率不能獲兇頑自恣爲患益深然此雖盜賊豈無良心昔者陳景文爲知縣猺獞皆應差役厥後長吏撫字乖方始復反側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禍福彼雖兇頑豈不革心向化爲良民乎　上嘉納其言命吏部凡溪洞郡縣擇賢守令以撫輯之　五月　上御華蓋殿朱善進讀心箴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慤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

我之累矣　上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暮乃罷日間所决事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體過勞　上曰吾豈好勞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吾饑不暇食倦不暇寢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居晏樂亦豈不願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决於此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以沔陽指揮僉事潘進爲雲南右衛指揮同知雲南叛服不常軍儲不給進能謹屯田繕甲兵由是軍不乏食事無

廢弛　六月　詔禁諸司納賄布政司毋得送賍六部等衙門若六部等有犯必稽賍自何來司府州縣有犯必遞相窮究　上諭吏部曰天下府州縣官一歲一朝未免曠官滋費自今定爲三年一朝齋其紀功圖冊赴部考覈布按二司官亦然著爲令　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至於用人蓋未盡道初將相大臣迎自代邸邸位首拜宋昌爲衛將軍張武爲郎中令其諸將相列侯宗室大臣皆在所緩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竟死長沙竇廣國賢欲相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

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爲天下用人何避私嫌乎此其於君人之道所以有未盡也　秋七月　鎮江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以事當就逮耆民數十人詣闕疏其撫民有方　上特命釋之仍遣使往勞以酒　八月　邠州請以姜嫄公劉二廟入祀典詔從之　以進士方昇梁德遠等六十七人爲六科給事中六部試主事　上諭之曰忠良者國之寶奸邪者國之蠹故忠良進則國日治奸邪用則國日亂觀唐太宗用房杜則斗米三錢外戶不閉玄宗用楊李則安史作亂蒙塵播遷此可鑒矣　九月　上御

華蓋殿命朱善講周易至家人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旣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閨門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諭　以翰林院檢討茹太素爲戶部尚書　上諭戶部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塗開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

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宜
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
衣錦繡庶幾可以絶其弊也　文淵閣大學士朱善
卒善字備萬江西豐城人元季隱居著述以理學爲
己任洪武初爲郡學教授薦爲翰林脩撰以奏對失
旨放歸尋復徵爲待詔陞文淵閣大學士以疾賜歸
卒年七十二所著有詩經解頤等集　冬十月　御
製大誥成頒示天下　築欽天監觀星臺于雞鳴山
上諭工部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
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即命釋之假令朕不知之

或至死亡則賢者之後寖以微臧是豈禮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輸作者依例釋之

陞宜興縣主簿王復春爲常州府同知遣吏科庶吉士楊靖齎勅勞之曰朕觀歷代名臣其流芳至今而不泯者由其竭忠以事君務公以福民生不苟且以營利死不屈節以喪名其泛泛之徒弗厲名節是以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深可惜哉今爾宜興縣主簿王復春不肯朘民之利以狥上官之欲觀其所言實爲公論方今有司鮮有如此者特遣使齎禮以勞就陞爾奉議大夫同知常州府事爾其竭乃心

力以光初志　十一月　上諭侍臣曰保國之道藏
富於民民富則親貧則離民之貧富國家休戚繫焉
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至於亂亡朕思微
時兵荒饑饉日食藜藿今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未
嘗一日忘于懷故宮室器用一從朴素飲食衣服皆
有常供惟恐過奢傷財害民也　信國公湯和等平
蠻師還　十二月　丙午詔舉孝廉之士
十九年春正月戊午朔　上與侍臣論治道曰治民
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
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奠之莫不厭貧喜富當

重農時薄賦歛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強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顙終非其性也　以御製大誥頒賜國子監生及天下府州縣學生　雲南左布政使張紞言舊例商人納米于金齒者每一斗給鹽十引以穀准米者聽以是商旅輻輳儲畜充溢其後有司不許輸穀由是商人少至軍餉弗給請仍其舊從之　二月　上坐東閣因與侍臣論仁智　上曰聖人篤於仁賢者不舞智若姑息之仁不爲愛物姦欺之智足以禍身

又諭天人相與之際上曰天人之理無二人當以心
爲天論儉上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
者賞賚然賞不可濫　遣使勅勞蘇州府常熟知縣
成莪奇時府吏詣縣徑由中道入公堂莪奇怒其越
禮執之笞聞　上喜其能命以酒勞之　三月　上
諭戶部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
前代理財竊名之官皆罔知此道謂生財裕國惟事
剥削蠹蝕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販
楊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其取財有
限而傷民無窮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撙節用度自

有餘饒减省徭役使農不廢耕女不廢織厚本抑末
使游惰者皆盡力田畝自然家給人足積蓄富盛爾
戶部正當究心毋爲聚歛以傷國體　辛未御製大
誥續編成頒示天下　省躬録成初　上命翰林儒
臣編集歴代帝王祭祀災異感應可爲鑒戒者爲書
名曰存心録朝夕觀覽後復命贊善劉三吾編類漢
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爲一書名曰省躬録
至是詔頒行之　夏四月　定工匠驗其丁力以三
年爲班更番赴京輸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輪班匠
議而未行至是工部侍郎秦逵復議舉行量地遠近

以爲班次因置籍爲勘合付之至期齎至工部聽撥免其家徭役着爲令於是諸工匠便之　陞慈谿知縣秦仲彰爲寧波府知府降知府李仲文爲慈谿縣丞時仲文遣吏馬仁生行縣違法仲彰械仁生至闕下　上嘉之故陞仲彰而降仲文　五月　上諭吏部曰國家人才非一日所能造就曩進士魏安仁等六人嘗以過謫爲浙江按察司書吏使知自新今已歷年恐爲小人所侮則終身喪志雖欲改過不可得矣其召還用之　上聞嘉興崇德縣知縣畢輝縣丞孫搏剛正能官遣行人齎勅往勞之　常州府官范

好古言行人王良至郡奉職不謹黷貨無厭　上諭
禮部曰朕觀自古材智之士不屈於無能之下故克
流芳于後設使居官涖事之時屈於常人之下無補
於君無益於民壞法亂政何所不有今好古乃能守
邦憲以尊朝廷發奸貪以安黎庶其不屈於無能之
下可見矣爾禮部即遣人齎禮以勞仍令械良至京
罪之　處州麗水縣民有賣卜者嘗干謁富室不應
所求乃請告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聚衆謀亂
命錦衣衛千戶周原往捕之知縣倪孟賢聞原將至
密召父老詢之父老皆曰無是事孟賢又微服往察

見其男女耕織如故乃歸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於田土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耶即具疏上聞復令耆老四十人詣闕訴其妄　上命法司論妄告者賜耆老酒食及道里費遣還孟賢南昌人　六月　詔天下有司敬老尊賢報功崇德恤孤賑寡　秋七月　蘇州府吏錢英姦宄不律知府王觀等廉得其狀箠死之以聞　上遣使齎勅諭之曰朕聞居官涖政設施不一然非威無以治下非恩無以得衆惟中正之士秉公平之心勵廉潔之操臨民治政恩威兼行吏胥徒

卒焉敢侮慢朕常戒勅諸司鮮能如命惟爾觀及同知曹恒經歷王耶能秉公心行正道將奸吏靳死海下之方得矣政令必行奸邪斯遠境內肅清民安有日矣今特遣行人齎勅并禮以勞爾其益勵厥志用成嘉績故諭　國子博士吳沉以老疾乞致仕許之沉字濬仲金華人故元國子博士師道子也洪武十三年薦授翰林院待制歷陞東閣大學士考功劾其怠事降爲侍書尋改國子博士至是致仕　詔舉經明行脩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者郡縣禮送京師　上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

政至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達於事
情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
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 上曰正爲比
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
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
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
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
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之 八月
上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樁庫爲內藏庫顧謂侍臣曰
人君以四海爲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

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
死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
寶以來有司討度之所缺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內藏
候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
貸為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為商賈者自與其家
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
籍與年出籤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詒謀如此何足
為訓書曰愼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
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內藏積而不發間有
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為能行其所難皆由

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命禮部制德祖玄皇帝玄皇后　懿祖恒皇帝恒皇后　熈祖裕皇帝裕皇后袞冕冠服命皇太子至泗州盱眙縣修繕祖陵葺衣冠祭告　九月　沐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置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儲蓄　上諭戶部曰屯田之政可以紓民力足兵食邊方之計莫善於此趙充國始屯金城而儲蓄充實漢享其利後之有天下者亦莫能廢英之是謀可謂盡心有志古人宜如所奏然邊地久荒榛莽蔽翳用力實難宜緩其歲輸之粟使彼樂於耕作數年之後徵之可也　冬十月

頒志戒録其書采輯秦漢唐宋為臣悖逆者凡百有
餘事賜羣臣及教官諸生講誦使知所監戒　十一
月　詔長興侯耿炳文率陝西都指揮使司延安等
二十一衛及西安護衛官軍往北平聽征　十二月
詔中軍都督府造通濟聚寶三山洪武等門　御製
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　上親序之被誅貪贓官吏
一切姦犯科姓名具列誥中前後三編凡臣民務
要家藏人誦以為鑒戒倘有不遵遷于化外其有大
誥者倘有所犯減等科罪　河南府盧氏縣主簿徐
存義言三代漢宋之盛建邦設都率居中土盖以大

梁爲天下之都會洛陽爲中國之形勝誠帝王萬世之基也伏望取法前聖毋安於江左益隆大業以馭四方又言州縣之職於民最親而郡守實民之師帥得其人則政舉民安非其人則政煩民擾選廉能之士可任是職者授之夫一州一縣設官不必數多如州有守如縣有令以專其政設一佐貳以贊治足矣若其廉能可稱則陞賞之貪污不才則黜罸之賞罸既明則天下自治又言唐虞之世命夔典樂用之朝廷奏之郊廟則天神格人鬼享自周之末鄭衛滛哇之音歷代因之未能復古宜脩明雅樂以成一代之

盛興倡優俗樂不可復用書奏　上嘉之　左都御
史詹徽上言陛下於刑獄每存欽恤蓋欲期于無刑
而頑民狎玩犯者不止臣愚以爲莫若嚴刑以制之
使知所畏而重犯法　上覽之曰刑不可使縱弛亦
不可使過嚴縱弛則爲惡者無所畏過嚴則爲善者
或濫及用刑之道但貴得中得中則刑清失中則刑
亂而政衰矣如爾所言恐流於濫其可哉

憲章録卷第八

憲章録卷第九

洪武二十年丁卯
至二十三年庚午

二十年春正月壬子朔　命馮勝為征虜大將軍傅友德藍玉為左右副將軍趙庸王弼胡定郭英為左右參將商暠為參贊軍事率師二十萬討納哈出又命李景隆鄧鎮吳良等皆隨征師行　焚錦衣衛刑具先是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屬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繫錦衣衛審實情辭用事者因以非法淩虐　上聞之怒命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　詔脩闕里孔子廟宇　甲子大祀天地

于南郊禮成天氣清明聖情悅豫侍臣進曰此陛下
敬天之誠所致　上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
當有其實矣以子民之任付於君爲君者欲求事天
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卽如國家命任守令
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
爲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
非祈福於己實爲天下蒼生也　府軍前衛老校丁
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綏下綏上黄塘下黄塘者舊
有銀礦前代皆嘗採取今錮閉已久若復採之可資
國用　上謂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

利民爲心好利者以戕民爲務故凡言利之人皆戕
民之賊也朕嘗聞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
其初有司貪爲己功歲額猶足取辦經久地產既竭
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無窮之害此可以爲戒豈
宜效之　二月　浙江布政使司及直隸蘇松等府
縣進魚鱗圖冊先是　上命戶部覈實天下田土而
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往往以田產詭託親隣勢要久
之相習成風姦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於是姦究糧
差累及善良上聞之遣國子生武淳等往各處集里
甲耆民躬履田畝圖其田形方圓次其字號悉書主

名用步弓丈量編類爲冊其法甚備以圖所繪狀若魚鱗圖然故號魚鱗圖冊　乙未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羣臣於壇所　御註洪範成　上嘗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因爲之註復自序之　三月　復設太原府交城縣大通鐵冶所初大通置冶歲貢雲子生熟鐵十萬斤後罷之聽民採取至是朝廷繕治兵器當用雲子鐵而他所不產工部以爲言故命復設之　指揮僉事高家奴等市馬高麗還言高麗王表請不受馬直　上諭禮部曰朕待諸番國以誠信彼前聽約束許其互市故遣人

市馬令彼言不敢受直豈其本心蓋畏勢也以勢逼人朕所不為爾其以朕咨其國王知之仍令諭延安侯唐勝宗侯高麗馬至擇其可用者以直償之駑弱不堪者量減其直仍折東與其王知之勅至遼東適高麗送馬三千四十匹至勝宗如勅償其直既而遼羅國亦以馬來貢詔如高麗償之初己亥之歲遼陽瀋陽兵起民因避亂轉徙高麗久未得還及高家奴徐質等往市馬而故元降將咬住等以為言　上乃令高家奴等就索之至是高麗因遂以所市馬及以遼瀋流民柰禿里不歹等戶四十五口三百五十人

來歸　雲南左布政張紞秩滿來朝　上以紞在雲
南能撫綏夷人俾復職賜璽書勞之　夏四月　左
都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幸
宥免矣今復不悛宜并論前罪誅之　上曰前罪既
宥今復論之則不信矣用刑不信使人何所措手足
且其罪至死而縱之則爲縱惡不至死而誅之則爲
濫刑今罪未至於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入之罪
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杖而遣之　五月　納
哈出棄金山巢穴營於新泰州去遼陽千八百里
上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

得其常者上曰為惡或免禍然理無可為之惡為善未蒙福然理無無不可為之善人惟脩其在已者禍福則聽於天彼為善無福為惡無禍者特時未至耳

六月　馮勝駐師金山東北遣藍玉至納哈出營降其衆初納哈出分兵為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鵞莊一曰龍安一禿河輜重富盛畜牧蕃息虜主數招之不往及是大軍將逼之納哈出計無所出乃剌吾因勸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勝遣指揮往諭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勝營勝為納欵而實覘兵勢勝遂遣玉往一禿河受其降虜使見勝還報納哈出聞之指

天噴噴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自詣玉納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常茂在座其麾下有解胡語者以告茂茂直前縛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衆欲來追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於是其衆悉降勝以禮遇納哈出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于京仍奏常茂驚潰虜衆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將卒妻子及其輜重俱南行仍以都督

濮英等將騎兵三千爲殿　閏六月　濮英殿大軍還道爲虜所乘死之初納哈出之降也餘衆驚潰者皆竄匿及聞大將軍旋師以其降衆俱行甚憾之乃設伏於途俟大軍過而邀之英等後至伏發英猝爲所乘衆寡不敵遂見執英絶食不言乘間自剖腹而死英廬州人少以勇敢開累功陞中軍都督僉事至是沒于虜　上聞之驚悼特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追封金山侯謚忠襄　大將軍馮勝捷奏至上以常茂驚潰虜衆即令械送京師　秋七月　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建武成王廟

上曰立武學用武舉是歧文武爲二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以上之士文武兼備用無不宜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冊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於後世武學專講韜畧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於一藝之偏之陋哉今又欲循襲立武學建武成王廟是仍後世之陋習也太公宜從祀帝王廟其武成王廟罷之　八月　上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爲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鑑照萬類一爲物誘則鏡垢水滓豈能照物侍臣對曰陛下謹所嗜好正心之道莫過於此上曰人

亦豈能無好但在好之得其正耳如人主好賢則不
肖者遠好直則諂佞者遠而國治矣苟反其所好則
賢者遠而不肖者進正直者遠而邪佞者進欲國不
亂難矣一嗜好之間而治亂係焉可不謹乎　上聞
大將軍馮勝等在軍事多不律遣使勑諭勝及副將
軍傅友德藍玉王弼郭英曰古之名將爲國効忠勲
名千載在我朝若徐達常遇春平定華夏未嘗行一
不義所以功成名遂近以沙漠未清命爾等率師何
馮勝膺大將軍之任而乃專爲巳私搆惡胡中降虜
致恨古之名將豈如是耶及旋師之際部伍無法致

使濮英等人馬三千陷沒于虜又不聽朕命擅發留守大寧軍卒遂遺殘胡後患凡若此者論以國法皆在不宥朕以將軍嘗有戰功姑容自新若改行易慮庶可保全以圖後功往來人言頗多舉其大槩於將軍亦赧哉　馮勝械常茂至茂勝之婿也勝每於衆中卑折之茂不堪出不遜語勝嘶之及降納哈出而虜衆驚潰勝欲自解故歸咎於茂而奏之茂既至陳所以降納哈出之故　上曰如爾所言勝亦不能無罪命收其總兵官印召勝還令藍玉行總兵官事

馮勝等以故元降將納哈出所部官屬將校三千三

百餘人送至京師　九月　納哈出等赴京入見
上賜納哈出以一品服封爲海西侯其所部官屬悉
賜衣服冠帶授以指揮千百戶有差俾各食祿不任
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處之　乙未天壽聖
節受朝賀宴羣臣於奉天殿皇太子宴國戚暨東宮
官於文華殿　鄭國公常茂坐前驚潰虜衆罪當誅
上念其父遇春之功釋之安置于廣西之龍州　建
北平行都指揮使司於大寧　冬十月　建歷代忠
臣廟成先是漢秣陵尉蔣子文晉尚書令卞壼南唐
節度使劉仁贍宋武惠王曹彬皆歷代崇祀元御史

大夫福壽亦已立祠　上以其皆瀕處閭巷詔徙建于雞鳴山之陽至是廟成命應天府每歲以祭功臣日致祭者爲祀典　上與諸將論兵政上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蓄藥以治疾不可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寧用兵以戡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脩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蓋兵能弭亂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喜功生事結怨啓釁適以召亂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殘軀殞命亦傷元氣故爲國者但當常講武事不可窮兵黷武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朕意庶幾無失　上以北方學校無明

師生徒廢學命吏部選南方學官之有學行者教之
增廣生員不拘額數復其家　宋國公馮勝以罪召
至京　上以其勲舊不加譴命建第鳳陽奉朝請
十一月　命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往雲南總制
諸軍就於定邊姚安等處立營屯種以俟農隙征進
又命桓等領兵屯田於畢節等衛　以河南府儒學
訓導葛鈞爲翰林侍講學士　十二月　晉王府長
史桂彥良卒彥良名德稱以字行寧波慈谿人元舉
于鄉爲衢州包山書院山長轉平江路儒學教授罷
歸時張士誠據江西方國珍分省浙東數聘不就洪

武六年大徵天下儒士浙江參政徐本首以彥良應
薦待詔闕下奏對稱旨擢太子正字十一年授晉王
府右傅　上親製誥文賜之彥良以輔導之職莫先
於格心乃製圖以獻晉王十三年改左長史十五年
朝京師上太平十二策言多剴切上嘉納之十八年
以疾乞歸至是卒　河間阜城驛馬戶以孳生馬來
進　上曰馬戶芻豆之給其費不輕故常命兵部榜
諭凡驛馬孳生聽民出賣今復來進者豈朕言不信
於民耶抑乃有司奉行之不至也其即還之　上以
中外武臣多出自戎伍罔知憲典往往麗法乃親製

大誥三十二篇以訓之俾知守紀律撫軍士立勳業保爵位頒之中外永爲遵守

戊辰

二十一年春正月丙子朔　召前諸城知縣陳允恭於河南　上諭吏部曰爲國以任人爲本作奸者不以小才而貸之果賢者不以小疵而棄之奸者必懲庶不廢法宥過而用則無棄人陳允恭前任諸城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夫長民者能愛民雖有過可用也於是召允恭還復其官

以浙江道御史凌漢爲右副都御史漢鞫獄平恕人有德漢者過諸途厚報以金漢曰子罪當爾律有定

法非我私子何以金爲固拒不受有廉得其事以聞者故陞用之　二月　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先是禮官具名奏請　上親裁定以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朮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從祀歷代帝王廟　遣官祀歷代帝王初帝王廟爲五室祀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至是去隋文帝凡十六帝　故元四大王來降　上以其充

之子孫憫而宥之且厚其賜賚命隨西平侯沐英戍守雲南　大將軍藍玉送降胡寡婦一百六十二人至京命以文綺帛衣四百八十餘襲鈔一千二百三十錠給賜之　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賜任亨泰等九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特命立石題名于太學著爲令是科得卓敬齊太　己卯東莞伯何貞卒貞廣東東莞人元至正間嶺南盜起貞集義兵保障一隅王師南征貞卽欵附以功歷陞布政封東莞伯至是卒命其子榮襲爵　上召考試官陳宗順等諭之曰今日觀列子鄰子竊鈇之事因思人之

信疑皆生於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毁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惟能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信所當信疑所當疑則人無浸潤之讒形似之惑矣又論五性之德　上曰小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非禮苛察非智諒而不貞不可謂之信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論　增脩南郊壇壝於大祀殿丹墀内

疊石爲臺四東西相向以爲日月星辰四壇又於內壝之外亦東西相向疊石爲臺凡二十各高三丈有奇周以石欄陟降爲磴道臺之上琢爲山形鑿龕以置神位以爲五嶽五鎭四海四瀆井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下諸神及歷代帝王之壇壇之後樹以松栢外壝東南鑿池凡二十區冬月伐氷藏凌陰以供夏秋祭祀之用其歷代帝王及太歲風雲雷雨嶽鎭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並停春祭每歲八月中旬擇日祭之日月星辰既已從祀其朝日夕月禜星之祭悉罷之仍命禮部更定郊廟社稷諸祀禮儀著爲常

式　上謂侍臣曰朕昨觀史見前代人君好聽讒言者必致敗亂蓋國有讒佞忠賢之害也賢者事君必以正初若落落難合終實有益讒佞憸巧之人善承人主意人主多爲所惑始若無害終實無所不至其妨賢病國可勝道哉是以人君圖治須保賢哲去讒佞　西平侯沐英討百夷思倫發平之時思倫發衆號三十萬象百餘隻復冦定邊欲報摩沙勒之役勢甚猖獗英集將佐告曰賊之所恃者象耳吾知其無能爲也乃令軍中置火銃神機箭分爲三隊俟象進則火銃以次而發破之必矣及陣既交象皆被甲衝

突而前我軍矢石俱發象皆股慄而奔乘勝直擣其柵寨遂縱火焚其巢穴復以兵邀擊之賊衆大敗斬首三千餘級俘萬餘人象死者過半思倫發遁去英奏捷還師所過城邑百姓爭持牛酒迎勞之　大將軍藍玉等率師十五萬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從間道兼程而進　夏四月　上謂庶吉士解縉曰朕今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縉退上封事大畧謂願陛下推愛臣之心愛天下推待臣之心待萬物以天地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令不宜於數改刑寧失於不經凡萬

餘言具在縉集中皆人所不敢言者上嘉奬之　上嘗好觀說苑韻府道德經心經解縉上言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横之論壕人心術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蕪穢畧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願命一二儒臣集唐虞周孔之言勒成一書以備勸戒且今六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儒眷駁尤甚宜及時删改更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以承唐虞以惠萬世縉又獻太平十策一曰參井田均田之法二曰兼封建郡縣之制三曰正官民四曰興禮樂五曰審輔導之官六曰新學校之政七曰省

繇兀八曰薄稅斂九曰務農十曰講武條陳以上上
嘉之而未及行　藍玉等兵破故元主脫古思帖木
兒于捕魚兒海獲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
太子必里禿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又追獲吳王朶
兒只代王達里麻平章八蘭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
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十七口得寶璽圖書金銀印
章馬駝牛羊車輛各籍數入奏遂班師　五月甲戌
朔日食　藍玉遣使至京上表奏捷　上遣使齎勅
勞之　六月　勅賜信國公湯和還鄉先是和以年
高乞歸　上念之俾建第于鳳陽且謂和曰日本小

夷屢擾瀕海之民卿雖老強爲朕一行視地要害築城增兵以固守備和歷閩越沿海之地築城數十而歸至是新第成故有是賜　辛丑安慶侯仇成有疾上遣人賜内酒以書勞之尋卒成和州含山縣人歲乙未從渡江以功歷都督僉事封侯卒謚莊襄　秋七月　追贈故金山侯濮英爲樂浪公　藍玉遣人送虜主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地保奴及后妃獻金印金牌賜鈔二百錠命有司給第宅廩餼俾就居京師既而有言玉私元主妃事　上怒曰玉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爲哉元主聞之惶懼自盡地

保奴由是有怨言上聞之曰朕初以元世祖主中國時有恩惠及民不可無嗣嘗與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盡待亡國之禮彼乃如此豈可以久居內地於是遣使護送居琉球仍厚遺資遣之　頒賜天下武臣大誥令其子孫誦習　海西侯納哈出卒　八月沐英調寧正帥兵會傅友德軍討東川　命故海西侯納哈出子察罕襲爵改封瀋陽侯　戶部郎中劉九皐言古者狹鄉之民遷於寬鄉蓋欲天地不失利民有恒業今河北諸處兵後田荒居民鮮少山東西之民生齒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寬閑之地開種田畝

則國賦增而民生遂矣　上諭戶部侍郎楊靖曰山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民衆宜如其言於是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諸閑曠之地令自耕種免其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以備農具　納哈出故部屬行省平章朱高等一千餘人自遼東來降　藍玉等還朝　上謂玉曰爾率將士北征功勞最大但虜主妃降不能遇之以禮又恃勞遣人入朝覘伺此豈人臣之道哉今憫爾功勞屈法宥爾爾其率德改行以慎厥終玉頓首謝宴征北諸將於奉天殿　上賦平胡詩二章命羣臣

和之　九月　航海侯張赫督江陰等衛官軍八萬二千餘人出海運糧還自遼東　勅五軍都督府臣曰養兵而不病於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若使兵坐食於農農必受弊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兼務國用以紓古之良將若趙充國輩皆以策勳當時垂名後世其藩鎮諸將務在程督使之盡力於耕作以足軍儲則可以繼美於古人矣爾都督府其申諭之　詔更定歲貢生員例府學歲一人州學二歲一人縣學三歲一人　改建歷代帝王廟于雞鳴山之陽　冬十月

須武士訓誡錄　上以將臣於古者善惡成敗之事未能通曉特命儒臣編集申明以鉏麑樊噲金日磾張飛鍾會尉遲敬德薛仁貴王君廓僕固懷恩劉闢王彥章等所爲善惡爲一編釋以直辭俾諸武職者日親講說使知勸戒　十一月　頒賜武臣保守勅時廣西指揮耿良以科斂激變良民江西指揮戴宗以收捕山賊貪賄賂致賊人縱橫皆坐罪　上曰武臣不知受命守禦之方與夫崇名爵享富貴福及子孫之道特爲保守勅頒諸武臣使朝夕覽觀知所鑒戒　十二月　封永昌侯藍玉爲涼國公王鳳陽定

遠人其姊歸常遇春因隸遇春帳下　上以遇春故
特寵擢之歷拜征虜大將軍破故元主于捕魚兒海
事見四月既歸論功行賞擬封梁國公適有發其私
元主妃者　上聞之怒特念其功勞姑從寬假改封
凉國公仍鐫其過于券　安南國王陳煒爲其國相
黎一元幽于城外弑之立其子焜主國事一元又名
季犛

己巳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未朔　改大宗正院爲宗人府
以秦王爲宗人令晉王爲左宗正燕王爲右宗正周
王爲左宗人楚王爲右宗人　二月　禁武臣不得

預民事　遣行人齎勅幷以上尊楮幣賜溫州府平
陽縣知縣張礎勅曰朕惟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其職
惟在愛民乃者通政司言浙江金鄉衛因造軍器意
在擾民爾平陽縣知縣張礎執法不從即具以聞朕
深嘉歎縣令之職實稱焉特遣使以鈔三千錠內酒
一封往勞以旌爾能爾其領之　三月　改給事中
魏敏卓敬凡八十一人爲元士後復改爲給事中
夏四月　命杭湖溫台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令往
淮河迤南滁和等處就耕官給鈔戶三十錠使備農
具免其賦役三年　置詹事院　五月　僉都御史

黃政從征雲南還次普安遇冦與其子琥皆死之

六月　上退朝與侍臣論及守成之道上曰人常處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而仆於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禦車雖治平何可不慎　秋七月　征南將軍傅友德有疾命還京師尋召從軍諸將皆還　八月　更定大明律

九月丙寅朔日食　山西沁州民張從整等一百一十六戶告願應募屯田戶部以聞命賞從整等鈔錠送後軍都督僉事徐禮分田給之仍令回沁州召募居民時　上以山西地狹民稠下令許其民分丁於

北平山東河南曠土耕種故從整等應募　冬十月
西平侯沐英自雲南來朝　上勞之令起第于鳳陽
尋遣還鎮　十一月　上御謹身殿翰林學士劉三
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南可以
德化北可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
視同仁于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
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
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
一言乎三吾悚服稽首而退　擢德州同知陳龔爲
太僕寺少卿龔故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之子始由

中書宣使授德州同知至是坐事當戍邊　上念其父死節特宥而擢之仍賜以鈔錠　上謂侍臣曰輿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兵部尚書沈縉對曰君子小人實未易識上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不肯常譬如良玉委於汚泥其色不變君子雜於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縉又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亦不易去上曰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羣陰消賢者舉而不仁者遠夫何難去哉　安南陳煒陪臣阮同叔來貢方物及金銀器皿賜同叔及其從人鈔有差時陳煒已為

其國黎一元所紿恐朝廷討之乃匿其事仍假煒名
遣同叔來貢　十二月　申嚴巾帽之禁凡文武官
除本等紗帽外遇雨許戴雨帽公差出外許戴帽子
入城不許其公差人員出外者亦如之將軍力士校
尉旗軍常戴頭巾或榼腦下官舍人并儒生吏員人
民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戴斗笠蒲笠出入市
并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　徵士梁寅卒寅字孟敬
臨江新喻人世業農家貧力學通六經之旨累舉于
鄉不第遂棄舉業一時名士多與之交元為集慶路
儒學訓導以親老辭歸時天下兵起遂隱居教授及

我明興徵天下名儒脩述禮樂寅就徵已六十餘矣
時以禮樂制度分爲三局寅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
儒推服書成將授以官寅以老病辭歸結屋石門山
四方士多從之學稱爲梁五經至是卒年八十二所
註有周易參議詩書演義周禮考註春秋考義及漢
唐以來君臣事畧宋元史節要及石門集
二十三年春正月乙丑朔　信國公湯和自鳳陽來
朝得風疾留京師是日　上幸其第視之　進士王
希曾言其母任氏之喪以改嫁服止朞年願終三年
之制　上命禮部議之尚書李原名奏曰不喪出母

古之制也希曾之毋既已失節難諭定制詔從其議通政使茹瑺引奏潮州府學生陳質言父戍太寧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荷國教育願賜卒業上謂兵部尚書沈縉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縉對曰此生學未見成效若遂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上曰人才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既成之後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奬成一賢才以資任用其繄豈不重乎　詔增江北養馬人戶初江南人俱以十一戶養一馬江北鳳陽廬州等

府滁和二州止一户養一馬至是　上念其勞佚不均命江北民增至五户養一馬仍命太僕寺江南江北各存牝馬萬匹爲孳生種馬其餘悉發草地牧放江北之人每户再給鈔三百貫別市種馬孳生以補見缺之數其正從馬二匹官止歲收一駒餘聽民自鬻其飛熊廣武英武三衛牧馬亦如江北五户之例

二月　丁酉國子祭酒宋訥卒訥大名滑縣人登元至正癸卯進士知鹽山縣入國朝爲國子助教陞翰林學士改文淵閣大學士轉國子祭酒嚴立學規諸生知敬　上特厚眷之至是以疾終命賻祭遣使護

其柩歸葬後命其子復祖爲司業　三月　申定官
民服飾　燕王率師至迤都故元太尉乃兒不花丞
相咬住忽哥赤知院阿魯帖木兒等皆降　夏四月
命東平侯韓勳西京侯濮璵瀋陽侯察罕都督僉事
王憲往東昌等處訓練軍士　閏四月　廣西布政
司奏安南國遣使入貢　上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
安南遠居海濱率先效順朕念彼嚮慕中華豈在數
貢故嘗諭以海外諸國三年一朝今安南不從所諭
又復入貢爾禮部其速令廣西遣還必三年乃來
除朞年奔喪之制　五月　遷戶部尚書楊靖爲刑

部尚書詔今後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爲令　乙卯
太師李善長自縊　上命以禮葬之厚恤其家子祺
爲駙馬都尉後卒於江浦孫茂爲指揮僉事既解縉
上疏曰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臣子事嫌于不軌
固天下之所共誅幽冥之所同憤者也然於事嫌不
軌之中辯析幾微之際此禍機之所不測骨肉之所
難言者惟明主能察焉竊見太師李善長與陛下同
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爲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
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此人臣之分極矣志願亦
已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

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謬
不然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
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善長於胡惟
庸則姪之親於陛下則子之親豈肯舍子而從姪哉
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事亦不過勲臣第一而已太師
國公封王而已尚主納妃而已豈復有加於今日之
富貴者乎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虀粉
世絶宗祀僅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
又其父子事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纎芥之嫌何得忽有
深讐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急

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挾以求䏬禍圖金
耳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跡而忽起此謀者也此理
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
天象夫豈上天之所欲哉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懔惻
爲明之猶願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
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且臣至疎賤
非不知言出而禍必隨之然恥立於聖明之朝而無
諫諍之士始者側聽私室引耳朝端遂謂羣臣豈無
忠智左右侍近必有爲陛下言者公卿大臣必有爲
陛下言者臺諫御史必有爲陛下言者乃今卒無有

一言及之者臣所以忘其疎賤冀陛下之感悟臣甘就鼎鑊無所復恨矣　六月　命定東宮司經局官制禮部考唐制言太子司經局洗馬從五品校書正九品正字從九品其餘職官祿各有差本朝祿增多於唐宜從裁減詔自洗馬而下官秩依唐制其俸祿則從本朝　秋七月　詔兵部追還在外軍衛水馬驛符驗初國朝制符驗皆用錦織文具制詞及船馬之狀付都布按三司及諸衛有急則給之乘傳而行還則納之時多假以營私者乃令都布按三司仍舊其各衛悉追取之若有急俾乘快船以行　八月

改鑄監察御史印先是既分察院爲河南等十三道每道鑄印二其文皆曰繩愆糾繆守院御史掌其一每道御史分巡印藏於內府有事則受印以出復命則納之至是副都御史袁泰言各道印篆相類乃命改其制守院印十三如浙江道則曰浙江道監察御史印餘道並同其巡按印則曰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印餘亦如之惟浙江江西直隸府州縣事繁劇每道置印十餘皆五　詔考定使節之制禮部奏漢光武時節以竹爲之柄長八尺其旄三重今約漢節長三尺旄牛尾三重詔從之　九月庚寅朔日食　以福

建右參政王鈍爲浙江左布政使鈍故元進士入國
朝歷官右參政嘗持節撫諭麓川平緬宣慰司贈遺
金貝固却不受或勸曰不受固善恐蠻人懷疑生變
不若受之乃受而悉以輸雲南布政使司俾置庫而
還至是陞今官　冬十月　詔封劉基長孫劉廌爲
誠意伯增祿二百六十石共食祿五百石子孫世襲
給以誥券　詔刊韻會定正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
上以其字義音切未盡當命翰林重加校正學士劉
三吾言前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宋黃公紹
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其

書進　上覽而善之賜名曰韻會定正命刊行之
置閤門使依宋制秩正六品以前誠意伯劉基次子
仲璟爲之　十一月　庚戌以重慶府永川知縣王
佐爲翰林侍讀　置景東蒙化二衛　十二月　上
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
死餘雜犯死罪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力不及者或
二人或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貲以行劉三吾
等曰聖心仁恕睠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　上
曰善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　福建
布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史初　上命禮部遣

使購天下遺書令書坊刊行至是三書先成進之
國子生程通言其祖父以罪謫居陝西年過七十無
他子孫侍養乞放還鄉里俾得就養　上憐其志從
之

憲章録卷第九